



红蜻蜓系列

烈焰狂鷹

台湾

唐乐水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红蜻蜓系列
烈焰狂鹰
(台湾)唐乐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3 000

ISBN 7-5378-1731-0/T·1691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红

情

经

系

列

“不要，放开我！”

寂静的清晨巷道，传来一声女子惊呼，无奈这声音立刻被人捂住。

“她不是吃了药吗？怎么还能说话？”推推身旁伙伴，一个大约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奇怪道，“该不会你下的药量不够吧？”

“这种药吃太多会出人命的，我们只是给萧大成一个警告，犯不着下太猛的药，何况这马子长得真美，如果冷冰冰的动也不动任我们摆布，那多没意思！还是现在这样子刚刚好，你看，她还会瞪人呢！你们替我抓住她的手脚，我要先办事了！其中一个看似领头的人边说边解开腰带，瞬间便压向那女子。

“不要……放……放开我！”女子极力挣扎着，试图摆脱加诸在身上的力量，但她手脚分别被人按

烈焰狂鹰

住，根本动弹不得，没多久，身上的衣物一件件地被扯开，露出玲珑有致的雪白娇躯。

带着烟味和酒味的吻不断落在那圆润的肩头和丰满诱人的胸脯上，一伙人见状即忍不住吞了口水，老天，看不出萧大成长得虎背熊腰，高大魁梧，却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真可惜，就这样被糟蹋了，谁教她有一个黑道头子的父亲呢！

突然，冷冷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。“一群男人强押着一个弱女子施暴，你们还算是人吗？”

“谁？”正盯着眼前美女而口水流满地的一伙人听到这声音，惊得连忙放开女子起身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？”男子微微一笑，双手轻拍着纯白的西装外套，好似和这些人说话会弄脏他衣服的一身白。“我是替她父亲教训你们的人！”

为首男子咬牙切齿的说，“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竟敢破坏我们的好事？”

“哦？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”白衣男子收敛起笑容，半眯着眼，脸上露出一抹令人惊心动魄的冷峻。

“管你是谁，打了就知道！”为首男子略略一偏

头，一群凶神恶煞立刻抄起所携带的家伙冲上前。

只见那白衣男子撇撇嘴，身子轻轻往上一纵，手劲疾发，一粒粒玻璃珠分毫不差地打中他们的眉心，再跟着左右脚开攻，俐落地踢向这些人的膝盖，顿时杀猪般的哀号声响彻云霄，也震破黎明前的宁静。

“还不走？难道你们想一个个都被打断双腿吗？”白衣男子一转头，瞪着躺在地上翻来滚去，好不狼狈的一群人低喝。

“你是谁？有胆子的话留下名来。”

“云之！”

清清晰晰、简简单单的三个字，却听得一群人连退好几步，嘴巴张得大大，几乎可以塞下两粒卤蛋了！

“你是……你是……”为首男子结结巴巴，半句话都接不上，适才那种欺凌弱小的威风全都不知跑哪儿去了！

“阿明，你认识他？”

这个叫阿明的男子紧张得直喘气，又是点头又是摇头，眼中尽是抹不掉的怯意。“他是……他是

烈焰狂鹰

.....”

“他是什么？你快说啊！”

阿明机械似地转头，“他是我们惹不起的人物，我们快走吧，免得连命都赔掉了。”

“可是小马说……”

“别管小马了，快走！”

一群人踉踉跄跄，你扶我，我扶你，狼狈不堪地离开，临去前，那个叫阿明的男子还感激涕零地朝云之一鞠躬，彷彿孙猴子见了如来佛般乖顺。

目送他们离去，云之长叹口气，锐利的双眼瞥向依旧躺在地上的女子，他脱下雪白的上衣准备替那女子遮住赤裸的身躯，但那张似曾相识的面容却让他整个人僵在当场，这不是青风门门主萧大成的掌上明珠，萧颖珊吗？怎么会是她？

蹲下身子，云之探了探萧颖珊的气息，又检查了她身上的伤痕，确定她没有遭受侵犯后才放心地吁口气，还好她没事，否则以萧大成的脾气，不把那群人碎尸万段才怪！

只是很奇怪，她为什么会落在这些人的手中？以青风门滴水不漏的保护方式，断不会让他们的大

小姐遭受此等侮辱，除非……：

正想着时，萧颖珊突然抓住云之的手，喘息道，，“好热，我好热！”

云之一愣，热？怎么可能？以她现在的状况不觉得冷已经很偷笑了，怎么还会觉得热？

萧颖珊整个身子偎向他，雪白的双臂紧缠住他的颈项，直道“好热！”

云之纳闷地瞪着她，瞧她满脸酡红，不停出汗的模样，似乎真的很热，可要怎么才能让她凉快呢？她身上已经没有衣服可以脱了！再说，一会儿如果有人经过，看见自己抱着个裸女，不大声嚷嚷叫警察才有鬼；送她回青风门？不，以她现在这光溜溜的样子。送她回去，自己怕要被误认为采花贼；到医院？她既没受伤也没被侵犯，充其量只是被吓坏了，好像还没有看医生的必要。

医院不能去，青风门不能回，看来只剩下一条路了！

主意打定，云之双手微一用力，轻轻抱起萧颖珊往自己的车子走去，没多久，便来到他独居的透天洋房。

一脚踢开房门，便将萧颖珊放在自己床上，但云之连人都还没挺直腰就又让她抱住。

“好热，好热！”

萧颖珊低喘着，手急切地想解开云之身上的衣服，“给我，求求你给我！”

“颖珊，你疯了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”他反手抓住萧颖珊的手，那力道大到可以弄疼她，但她没有皱一下眉头，随即又用自己滚烫的赤裸身子贴向云之，红红的唇搜寻着他的唇。

“我好难过，求求你，给我好不好？”萧颖珊呻吟着，体内火热的欲望教她每一寸肌肤都在疼痛，每喘个气都觉得如针在扎，这让她顾不得一切，使劲扯开云之的衣服，小脸贴在他胸膛上，“给我，给我！”

“颖珊，不要这样，你到底怎么啦？颖珊！”云之又惊又急，用力以自己的身子压制住颖珊，老天，她到底怎么啦？这和自己所认识、所知道的萧颖珊判若两人，难道她……被下药？

万箭穿心的疼痛，令萧颖珊产生了惊人的力气，她居然挣脱云之的掌控，转而将他压在身下，

粉嫩的舌头和恣意抚摸的小手从他赤裸的胸膛逐步往下游移，最後停在他的欲望中心上。

云之倒抽一口气，极力抗拒着体内那如排山倒海而来的欲望。“住手，不要这样，住手！”

萧颖珊根本不理睬他，她急着喘气，失去理智地低下身子，用自己粉嫩的双峰摩擦着他，这让云之彻底崩溃，他低低呻吟着，让欲望在体内四窜奔流，如果这样做会毁了全世界，那就去吧！

云之双臂一伸，上下形势瞬间逆转，他轻轻压住身下那滚烫的娇躯，如雨点般的吻不住落下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得了这么个似妖姬般魅惑的女人，特别这个女人是萧颖珊的时候，更充满了无以复加的吸引力。

而云之既非圣贤，又非柳下惠，当然也无法控制内心火烫的冲动，所以他略略一挺腰，便深深进入那温暖绮丽的禁地，让恣肆的横流在彼此身体中奔腾，让人类天生的本能去主宰一切。

久久，云之怀着满足和歉疚起身，替萧颖珊盖上了被子，温暖的指尖忍不住在她脸上轻抚着，现在就等她醒来了，她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，恐怕是

想杀了自己吧？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当午后阳光斜斜照进窗帘低垂的室内，将这个摆饰简单、整齐的房间烘托得暖洋洋时，萧颖珊醒了！

首先映入萧颖珊眼帘的，是满室的暖意，再来便是那倚窗而立、一身雪白穿着西装的男人。从她的角度看过去只能看见他的侧面，但够了！因为这让她知道眼前的男人很高，鼻子很挺，眼睛很漂亮，嘴唇性感饱满，是个罕见的美男子，就算希腊天神下凡，也不过如此吧！

“你是谁？”有满肚子疑问的萧颖珊开口问，她必须先弄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，而这个男人又是谁。

男人微微一怔，转过头一语不发，只是用寒星似的明眸看着她。

然而萧颖珊乍见眼前的人，不觉心跳漏了一拍，老天，怎么会是他！

“是你？”

她认得他，这男人是青风门的死对头，是爸爸穷其一生想打倒的对象，亚洲之鹰中的雪鹰——云

之。

“你醒了？”

云之依旧倚窗而立，声音轻到几乎听不见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你忘了？”低叹口气，一抹歉意映上那漂亮的黑眸。

“忘了？我忘了什么？”萧颖珊茫然皱起眉头，不解地坐正身子，但不起来还好，一起来，她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未着半缕，这发现让她大惊失色，顿时刷白了脸，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我会负责到底的！”云之黝黑的眼写满浓浓歉意，可是声音还是轻轻、冷冷的。

萧颖珊又急又气又羞的抓紧被单，这可恶的男人竟然敢欺负她、占她便宜？她非杀了他不可！怒气充塞在心中，萧颖珊眼中闪出一抹惊人的杀机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什么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”

云之蹙紧双眉，说道：“迫不得已。”

“什么叫迫不得已？玷污一个女孩子的清白叫

烈焰狂魔

迫不得已？”

“听我说，你被人下了药……”

“下药？原来亚洲之鹰也不过是这种下三滥的角色，用药物控制女孩子的心智，好让你们逞兽欲，是吧？”萧颖珊恨恨地说着，难怪她老觉得脑袋昏昏沉沉，什么也不记得，原来被下了药！

云之闻言，眉头皱得更深了，他知道萧颖珊完全忘了昨天所发生的事，还对自己产生误会，但现在他能说什么？说药不是他下的？说自己迫于无奈才和她上了床？老天，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
见他不答腔，萧颖珊怒火更盛，顺手拿起床头灯对准方向便砸了过去，“我要杀了你！”

云之一个侧肩闪过突如其来的攻击，让灯砸在墙壁上。“我说过，我会负责到底的！”

眼看攻击不成，萧颖珊索性裸着身子跳下床，对着他又踢又打又咬，虽然早知道会有这种后果，一旦她真的这么做，云之还是诧异得连连后退，还挨了好几拳，“颖珊，听我说！”

“我不要听！你这小人，为了打击我父亲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，我非杀了你不可。”气昏头

的萧颖珊完全没有注意到云之根本没有还击，他只是不断绕圈后退，不断任由她发泄，直到被床沿绊倒，两人一起跌在床上。

“听我说！”云之大吼一声，双手牢牢扣住她的手，同时一个翻身，将她压在身下，“我承认我冒犯了你，这件事我一定会负责到底，不过我必须告诉你，下药的人绝不是我。”

“不是你？那为什么我会在你床上？而且……”少女的矜持让她说不出口。

“我不认识那群人，不过当我撞见时，你已经被药弄昏了，我怕你父亲误会，所以先带你回家，没想到你被下的竟是春药……”

“我不相信，既然你知道我被人下了药，为什么不送我去医院？”

云之静静地瞅着她，温暖的气息吹拂在她脸上。

“说话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知道了，这只是你的推托之词，想把责任推给别人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会负责到底的！”他还是那句话。

“你……你要怎么负责？拿一笔遮羞费给我？”

烈焰狂鹰

还是将阿拉伯的油田让一块给我父亲？或者你要运用亚洲之鹰无远弗届的影响力，彻底毁灭青风门以杀人灭口？”使劲滚离他的怀抱，萧颖珊跑向床的另一边抓起电话，“我要告你！”

云之见状，扯扯嘴，站起身拍拍被弄皱的衣服，“无所谓，如果你希望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，就尽管去报警好了。”

那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更苍白了，萧颖珊心想，如果其他人知道这件事，会怎么看待自己？淫荡？罪有应得？谁叫她哪儿不好去，偏偏去勾白岗呢？还偏偏为了赌气和一群不认识的人一起喝酒？

云之像是摸透她肚子里有几条蛔虫一样，冷漠道：“以青风门现在的状况，别说亚洲之鹰，光是云家，就够让你们应付了！”他走上前拿走她手里的电话，不厌其烦的重复，“相信我，我会负责到底。”

双手反抱住自己赤裸的身子，萧颖珊忍不住发抖，其实她早知道 he 说的都是真的，因为她并非真的昏眩到不省人事，也知道想欺负自己的人不是他，但她就是无法原谅他的趁人之危，所以她恨

他，一辈子也无法原谅他。

“我不要你负任何责任，也不希罕你的补偿，我要你愧疚一辈子。”她恨恨地说着，抬头挺胸地对他伸出手，说道：“衣服！”

云之摇头，“我没有衣服可以让你穿！”

“你……”气到极点的萧颖珊，顿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这男人不仅欺负自己，居然连一件衣服也不给，太过分了！

目不转睛瞪视她美丽诱人的胴体，脑海中尽是两人交缠的过往，云之突然了解自己为什么不肯送她去医院了。他要她，从几年前认识的第一天起就无法挥除她烙在心头的情影。深吸了口气，当下暗暗做了个决定，他要得到这个女人，不光是她的人，还有她的心！

缓缓脱下自己的衬衫，他用犹带有余温的上衣包住她。“穿上，我去帮你借衣服。”云之离开房间没多久，果真带回一套女子的短洋装，连内衣裤也一起带来了。“这是我弟媳的衣服，内衣裤是我买的。”他面不改色的递给萧颖珊。

接过含有贴身衣物的袋子，萧颖珊又气又恼，

烈焰狂魔

她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这男人的，他竟然连内衣裤的尺寸都买得一号不差，真的是可恶透顶了。

芽上衣服，萧颖珊连个谢字也没有说，便离开，坐上计程车扬长而去，临走前还不忘狠狠瞪了云之一眼，仿佛这么做可以让他万箭穿心、死无葬身之地！

车子在高架桥上奔驰着，没多久便来到东湖，转过公园，车子在山路上稳稳跑着，不久是一个转弯，眼前出现一个小山坡，过了山坡，便是一大片错落有致的独幢别墅，而萧家就在其中。

跟巡守的弟兄打过招呼，萧颖珊直奔自己的房间，哪知连房门都还没开便让萧大成拦了下来。

“去哪里了？怎么一整夜没见到人？”

心虚地低下头，萧颖珊嗫嚅着，一手不忘抓住系在脖子上的丝巾，因为丝巾底下有云之那个死王八蛋所留下的吻痕，如果让父亲看见了，不狠狠责打一顿才怪，“在朋友家。”

“哪个朋友？怎么不事先打电话回来？你知道爸爸担心了一整夜吗？”萧大成向来家教甚严，对女儿的一言一行很是关心，他不希望自己是黑道

人物就有个不像样的女儿。

“你不认识的！”萧颖珊根本不敢让父亲知道自己这一天一夜所经历的事情，只是轻描淡写的回道，随即转移话题，“你不是要去和黄伯伯谈生意吗？怎么现在还在远里？”

萧大成眼睛眯了起来，太奇怪了！虽然说不上哪里奇怪，但他就是觉得颖珊有事情瞒着自己，也罢，等晚上再说！

目送父亲离开，萧颖珊这才喘了口气，刚转身想进房，却又瞥见不远的茶几上所放的公事包，她记得父亲出门前一定会带这个公事包的，怎么现在居然忘了带？

慌忙抓起公事包，萧颖珊追出门。

“爸，你的公事包……”

然而萧颖珊的叫声却让另一阵鞭炮声给盖住了，不，那不是鞭炮声，而是枪声！那枪声砰砰击在萧颖珊的心坎上，她几乎无法置信地瞪着几十步远外的一幕。

萧大成的座车像蜂窝似的满是弹痕，挡风玻璃上有着一个一个的圆洞，几名弟兄和司机全都负

烈焰狂魔